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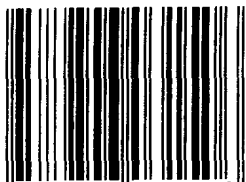
人生知己



杂家杂忆丛书

黄宗江 著

ISBN 7-80603-150-2



9 787806 031506 >

书 名 人生知己

著 者 黄宗江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787×1092 毫米)

8.625 印张 140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150-2/Z·15

定 价 12.50 元

序

蒙邀编自选杂忆文字并照片，深合我心我意，以心傍意即古写“憶”字，乃思以之命我书名；又念所忆人物，率为生平知己，鲁迅赠秋白联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况何知己者远非一二子，乃想以《人生知己》命名自己的书，而以旧写“憶”字做封面衬底，并袭自前辈自清为序、子恺为绘的平伯长者自辑儿童诗成集的封面，“忆”及“知己”两不失也，欣然合十。

晚生祖籍浙江温州，生长北京，成年浪迹四方，从学，从艺，从军，立业于剧影，间作散杂文字，倏忽年入古稀，七十有六，虚岁七七，古称望八矣，在朋辈中尚称不老不小。生平好友、密友不少，或长或幼，常相忘年，偶见于文字，亦如雪泥鸿爪。历经此世各种劫乱，存照者则甚稀，存留少许，也就算不错

了。或有文无照，或有照无文。所录多为知己，然也有相知甚深者反未著一字，憾付阙如。如人所说：邂逅一时，每得诗文，境处一世，反无片语，此亦人生常态。我是不想写回忆录的，我这人不值得写，也极其难写，难写得最真最真，不如不写。但片言只语的杂忆杂记还敢说是真而又真的，就以此归拢一处的回忆散文问世留世吧。所忆人物，难依齿序时序，若按行当，可略分为师坛、文坛、剧坛、曲坛、艺坛等，也难分得清，就此一锅烹吧。往事如烟，惟祈熏香缕缕，为斯世同寰享。



目 录

- 1 十里长街长忆
- 6 我的奶师万家宝
- 9 贺佐临恩师八十寿
- 14 佐临恩师千古
- 16 我师夏衍
- 23 地火——荒煤仍在燃烧
- 27 东方流水流经绮色佳
- 34 “我也里通外国”的马海德

- 41 寄冰心大姐
- 48 小读者晚岁寄冰心
- 53 黄昏恋结
- 57 火种萧军
- 63 湖畔凤子

- 67 海默难默
72 冯牧的牧歌
77 贺黄裳书展
79 宋词其人其诗
82 仙逝矣罗老念生
86 若问叔子何处去
91 能不忆青岛
- 98 忆石挥与蓝马
115 醉吐真言说白文
119 李公德伦像赞
121 少年英雄钱毅
125 《金山传》序
129 诗魂君里
138 孙道临是一首诗
149 一代演员——于是之
155 春晖秋映咏谢郎
160 推小车的大汉崔嵬
164 大雅大俗大洋大土
168 Sir 姚克
174 好男唐纳
178 也曾闯宴傍梅边
181 清风亭下哭信芳
191 百花丛中芙蓉草

- 196 马嵬坡前唁慧珠
200 悲喜交集——荀娘
203 肃霜当笑
207 为玉茹再叫好
212 全香的晚香
214 小女子·大武生·惊才绝艳斐艳玲
216 我的芳邻侯宝林
224 我爱天津卫
228 三打徐城北
- 232 赞苗子·歌郁风·怀夏公
234 敦煌的供养人
239 狄娜·高
249 陋室珍壁录（八则）
- 259 代跋——可贵可怀的忆旧失误

十里长街长忆

记得 1958 年，玉米成熟时候，天气挺热了。某日随队去京郊帮老乡收玉米，劳动归来，在西单下了卡车。时近黄昏，妻子远在南京坐月子，我无处可去，便在附近小馆小饮微醺。是夜不想读书写字，又无处可去。只见街口的长安戏院，贴着海报，南京来的一个京剧团在上演，我有意无意地走近售票窗口，只见票板上几乎是空空如也，我便买了下场门第一排座位的票。那正是北京老观众最便于喊好的位置，我只是取其毫无遮拦，并不为了喊好，想来也没什么可喊的。开场是《挑滑车》，这一出杨小楼、尚和玉的，我都见过；眼前这后生周云亮，听都没听说过。我仍微醺，斜倚座上，懒洋洋看罢，感到孺子尚有可取。剧场休息，底下便是大轴《倩女离魂》了，“海派”戏，没听过；主演是沈小梅，更没听说过；南京来北

京的京剧团、小剧团，似无足观。我伸了个懒腰，回了回头——赫然，不，毫不赫然，只见周恩来总理正坐在我背后二排座位上，挺直腰板坐着，笑咪咪地，转过身去，招呼着从后排座位上起坐，向他迎来的夏衍、田汉、阳翰笙。三位老人，那时均已年近花甲，也可说是老人了。总理起坐，相迎，握手，便一同匆匆出场，想必是到后台去看看了。“文革”后，我问起过夏公和翰老，他们都深记得此事。怎么正巧是这三位老汉，似还缺一位呢？显然是他们当时正在各部门具体地负责文化、戏剧、戏曲工作，听到总理来看此一演出，便赶来了。不久之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梅门弟子沈小梅，便随同沈西蒙率队的演出团献艺海外了。

长安街上的这座长安戏院，在我少年时它就已经建立了，除了名字大有古风外，建筑与设施无可取，连间休息室都没有，可说是比较蹩脚的剧场。外地一个京剧团晋京演出，演员均不知名，上座不满一成，但是，居然，总理来了，他老人家对新生的事物和人物，是多么的敏感、热情、支持、扶植啊！当时我也才三十郎当岁，做为一个观众，却已然那样倚老卖老，愧杀人也！于是我忘不了这长安街上的长安戏院所发生的这件不为人知的事。

我生长北京，对这以天安门为中心的东、西长安街原就有着长长的追忆，自己经历的，并继承着前人

的，那辉煌的、光荣的、黯淡的、耻辱的……皇室的、民国的、人民的……那难忘的1919、1949，还有1976啊！“五四”之后，谁想得到还会亲自经历了个“四五”呢？怎么会有那么个“凄风苦雨”的丙辰清明呢？那时候我听到周总理身边的医生方圻告诉过我：总理在病榻上，曾再次聆听越剧《红楼梦》，不只一次地微笑赞道：文娟演黛玉就是合适！斯时也，我记下这一段，给王文娟投寄了个无头筒。文娟一惊，随即从字迹上便认得出自我手。回想起来恍如隔世，那时候为什么投递这样一封小筒而不署名呢？那时候，在天安门前、烈士碑前的多少花圈哀挽都是无署名或匿名的。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主义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呢？它确曾存在过，谁也不会忘记。尤其是那一天，总理移灵火化，人民聚满在长安街的长长街上，街上洒满了千古泪水啊！从此，这就是我，我和我的同胞们，长安街上长忆的最长久的一页了。

多少人留下过洒泪文章，政治、军事、建设上的要员，以及招待员、理发员等。只因我自己是演员出身，我一生的观众中最尊贵的也是他老人家。我记得最真切的乃是演员们的泣诉，文字上的或口头上的。我不能忘记张瑞芳述说在重庆，总理直接领导她时的那些言语；王昆在延安，总理看过《白毛女》时对她今后道路的叮咛；袁雪芬在上海，总理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激烈斗争之际，还去看了她的戏；魏喜奎述说了

总理去前门小剧场买票看她的“小白菜”；徐玉兰还说了总理带着她和王文娟，还有王老昆仑做陪，同去探查大观园缩影的恭王府；黄宗英则在总理屋子里等着等着在沙发上没大没小地晒着了，惊醒过来时，见到是总理为她盖上了毯子……

“文革”后，我请叶浅予绘了一幅程砚秋扮演王宝钏的画像。叶老说他一生只画过三幅，一幅赠程，一幅展览后不知怎么再无下落，一幅就是赠我的了。无价处还不在此。我想到的是总理和贺龙一起介绍程砚秋入党。人们多知道总理曾介绍贺龙和郭沫若入党，再此后还介绍过谁就不便也无须查询了。总之，要惊动党的副主席介绍入党的人是不会多的。我拟为浅予赐画题跋，因字丑不敢落墨，但总盘旋心头，如是：“倩浅予绘忠贞，以志总理介绍艺人入党，恩泽九州同文。”

我还念念不忘，某年春雨微润或春风微拂夜，首都剧场戏散，总理和北京人艺的艺人们漫步同回人艺宿舍，走的是灯市口的小巷，也总是通着长安大街的。我日前偶遇杨薇问起此事，她却说出另外一段。某年中秋，她在北京饭店和总理跳舞，总理问起绣文怎么没来，答卧病在家。总理带着杨薇就上了汽车，来到舒绣文榻前。人们闻讯聚拢，说这说那。吕恩说起她会做总理爱吃的扬州“狮子头”，要放这放那；最后总理却说：你忘了一件要紧的东西，不放荸荠就

不成其为扬州狮子头了。

人们保存着各自珍藏的记忆，来日也许会忘记什么“狮子头”，当事人也可能永不会忘。但我们之中无论是谁，总不会忘记，更不该忘记那长长的长安街上，那长长的欢乐、欢呼、悲愤、哀恸……记着这一切，对我们今后长长的历史会有着长远无尽的益处。

我的“奶师”万家宝

奶师者，梨园行称开蒙之师。万家宝者，我师曹禺的原来姓名。

我幼时看过不少京戏，也看过一些初期的话剧，钟情于戏剧，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见到巴金发表了曹禺的《雷雨》，我才惊觉戏剧中有这样的天，这样的地。及见《日出》……我乃矢志投身于此天此地。

我见到曹禺本人，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庆。我和他的密友张骏祥，他亲教过的学生沈扬、耿震、李恩杰、刘厚生……工作在一起，我们这些学生辈均尊称曹禺为万先生（此一先生即如今日之称老师）。解放前后，我和他就未在一起工作了，来往不多。直到“文革”中期，对我们这些各色分子管制较松的时刻，我才又叩开了师门，仍称万先生。我开言道：多年来少来看您，因为我的《雷雨》总没写出来，如今你的



“文革”后，在曹禺、张骏祥身边

《雷雨》……

相对淡笑、苦笑，言尚及义。

他说：“说我是‘反共老手’，我自小就不反共。”

我说：“我也是。”

我回家再想，我何以自小不反共，还不是读到过什么经典，而是读了冰心的《春水》、《繁星》……巴金的《灭亡》、《新生》……曹禺的《雷雨》、《日出》……

一日，我忽然发现，全家惟一留在家里的十来岁的小女儿翻遍了红卫兵贴过封条而又脱落的书架，她

读了《雷雨》、《日出》……我就叫她戴上红小兵臂章，带她直奔曹府。我开门见山地说：“万先生，小青读了你的剧本，来批判你！”小青张嘴就问：“周冲是好人坏人？”曹公振臂而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一老一少的脸俱是那样的严肃、严峻。呜呼！只有在摧毁一切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出现这样的喜剧、闹剧，更是悲剧。

在“文革”后的废墟上，重建文化，少不了中国话剧一大奠基人曹禺。先生今去矣，惟先生之作传世，传世！

对先生之作亦不无物议，或议其阶级性，或议其师西法。我曰：先生得融人性、阶级性、人物个性于一体，先生得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先生不朽，不朽矣！

我在“奶师”灵前悄语：我的《雷雨》还没写出来，但还要写下去……

1996年12月16日谒灵堂后，又观后继《商鞅》，秉烛匆此。

贺佐临恩师八十寿

1942年秋，以佐临师为首的苦干剧团在沪成立，我因犯小人，未能参加，拜别了吾师，从此便未在一起工作了。实际上我亲受其教诲的日子不到两年，但我们的师生之谊有形无形地贯串了近半个世纪，未能相忘于江湖也。“文革”后佐临来京，似出偶然地对我妻说：“宗江来上海演戏时十九岁，宗英十五岁……”如今我六十五，年逾花甲，直逼古稀，小妹老太则已六十晋一。我掐指算来，佐临当年应为三十五岁，风华正茂，然在我辈眼里他已经是一位挺老的老师了。那年他正为我们导演《蜕变》，同台大半已为鬼：石挥、严俊、韩非、杨英梧……均已做古，尚存的则有丹尼、胡导、梅村，在台湾还有位葛香庭，或还有谁，当然还有我，演的是衰派老头况西堂。已故梅派诗人唐大郎誉称这一台戏“惊才绝艳”，斯亦可